

郎著

# 三色猫 智破连环案



# 三色猫智破连环案

〔日 本〕 赤川次郎 著

曹 俭 张 强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 鹤 林

封面设计 耿志远

三色猫智破连环案

〔日〕赤川次郎 著

曹 剑 张 强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6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册

\*

ISBN7-5059-0544-9

I·342 定价:2.2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日本著名作家赤川次郎新近推出的代表作，是日本最大畅销书之一。他的许多得意之作，均以三色猫命名。

本书故事是由女大学生卖淫被害、女子大学文学部长及警视厅刑警被杀和女大学生连续遇刺三大案件组成的。著名侦探片山在调查卖淫被害案中，女大学生吉冢美子以色相勾引片山，发生了性关系，企图迷惑案件侦察，并接连不断出现杀人案。原来吉冢美子是女大学生卖淫小组的头目，但谁是杀人凶手，令人莫解。结论出人意料之外，而又符合情理。其构思巧妙，内容新奇，情节曲折，环环相扣，险象迭出，引人入胜，读后令人寻味。

## 目 次

引子 .....	1
第一章 羽衣与杀人 .....	4
第二章 三色猫和刑警 .....	59
第三章 刑警与恋人 .....	136
第四章 真相大白 .....	197
尾声 .....	245

## 引 子

“喂，进来吧。”

由美子一打开门就先进到屋里，开灯后她催促着站在门外的男人。那人就象是初次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脚步缓慢地走进来，新奇地环视着整个房间。

“寝室在里面呢。”

由美子走进厨房兼餐厅。

“快进来。”

在那个男人脱鞋的时候，由美子大大咧咧地进了寝室。看来，她非常熟悉这儿的情况。

由美子坐在床上取出一支香烟，点着后就只等着开始。

那个男人无论哪个部位都属相貌异常的类型。他看上去有40多岁，象是个正直的国家公职人员。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里，他肯定是个名符其实的优秀职员和模范丈夫。直到此刻，由美子都不会相信这个人会干花钱抱女人这样的事情。

“请进来吧。”她向呆立在寝室门口的那个男人招呼道。

“这可是朋友的屋子，如果不快点干，朋友就要回来啦。快进来，把门关上。”

一副可怜相，真不敢奢望他能付给3万日元，她有点

担心了。这个人有3万日元吗？不过，他穿的风衣倒是挺高级的，而且看上去也不象要搞蒙骗。

“喂，还不开始？要是我们正进行着朋友回来了该多不好啊。她还没有恋人呢，要是受了刺激不是太可怜了吗？”

由美子想让他放松一下便这样半开玩笑地说。然后她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背对着那男人开始脱衣服。今晚要是能进3万日元的话，去关岛旅行的飞机票就有了。虽然干这个也挺辛苦，可要是做那个平淡的勤工俭学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没办法，还是对付着来点快的吧。

由美子想，对方是不是打算亲自为我脱衣服呢，又一想那样怪麻烦的，就一下子全脱光了，她转过身来说：

“喂，你也脱呀。”

那男人手插在风衣兜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象一尊时装模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简直就象个木偶。

“你怎么啦？”由美子着急起来。他在磨蹭什么呢？

“快点呀，总这样我要感冒啦。到底还想不想玩儿啦？”

她的话猛然停住了，眼睛瞪得溜圆，死死地盯着那男人从兜里掏出来的亮闪闪、银白色的东西。

宽子抬头看看从房间窗户透出的灯光皱了皱眉头。怎么，由美子还没完呀！她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午夜一点了。说好用12点，简直一点信用也不讲！

她走上楼梯来到门前犹豫了一下。以前她曾突然进去过和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打了个照面。她轻轻地试着开门，吃了一惊，门根本就没插，侧耳细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是睡着了吧。

门口没有男人的鞋，宽子放心地进了屋。她把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牛奶放进冰箱，然后来到寝室门口，“由美子，起来吧。”她打开了门。

都没能喊出声，宽子睁大眼睛，用手堵着嘴，跌跌撞撞地向后退，象散了架似的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她拚命地爬着，双膝慢慢地往门口挪，可还是忍不住呕吐了。好不容易站起身晃晃悠悠地来到走廊喊人。



# 第一章 羽衣与杀人

## 1

“小姐，老头子叫你呢。”

片山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朦朦胧胧地看到了同事冈田的脸。

“什么事？”

“老头子叫你。”

“啊……”

片山从座位上慢慢地站了起来。“小姐”是他的绰号。片山是个年方28岁的小伙子，他能干且充满活力。不过相比较而言，他那爱打瞌睡的习惯也许更突出。

他身材长得又高又瘦，有一张娃娃脸，一双长腿走起路来总是迈着过大的步子，使人联想起长颈鹿。他有点柳眉，温和的脸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和一个可爱的鼻子，给人一种温柔女性的印象。可是叫他小姐还不是因为这个……

“您找我吗？”刑警片山站在搜查一科科长三田村警视面前。

“啊，你坐吧。”

三田村是个令人感到亲切的长辈，他相貌平常，在警视厅几乎是个无人不晓的能人。平时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上

司，可一但发起火来，人们都说他那“雷鸣”般的吼声即使门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片山小心地坐在了那把咯吱作响的椅子上，窥视着老头子表情。啊，好象还不错，可以说“半阴半晴，不需要雨具”。

“有项工作打算让你去做。”三田村从书堆后抬起头。

“啊……”

“就是3天前晚上那件杀害女大学生案？这个我可不行，”片山咽了口唾沫。“女大学生被杀，那是用锋利的匕首扎的……”

“要查出罪犯看来还需要费些时间，”三田村继续说，“虽然列出了嫌疑者的名单，可人数太多呀！”

去过现场的同事都吓得脸色苍白。整个房间如同一片血海，女学生的尸体从床上耷拉到地上，胳膊、脑袋倒挂着，因恐怖而睁大的眼睛看上去简直就象还活着一样，内脏从被切开的下腹部里流出来……

“因此，要拜托你办的这件事——喂，你怎么了？没关系吧？”

“啊……是……”片山脸色铁青，汗珠从额头上冒了出来。“振作起来，瞧你这副狼狈相！”“没关系……真对不起。”

“你这家伙真没出息。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是头一回听说一名堂堂刑警看到流血会引起贫血，真是笑话。”

“说起来真惭愧。”

“好啦，别害怕，我不是让你去调查那桩杀人案的本

身，你可以不去见死者。”

“是真的？”片山这才放心。

“被杀的栗原由美子是羽衣女子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羽衣？是天女的羽衣吗？”

“字是一样的，可与天女没关系。这所大学的创始人是一个叫羽夜幸告的人。”

“是吗。”

“你大概也听说了，受害者好像是借朋友的房间在卖淫。哎，这好象成为当今高薪、省力的勤工俭学的手段了……对此校方强烈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公开透露。”

这时片山想起了报纸上曾报导过的类似事件。

羽衣女子大学文学部长森崎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希望一定要把被害姑娘的卖淫案件查个水落石出。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我又不能放下这成堆的工作不管只去办那件事，所以打算让你替我去听听情况。”

“明白了。”片山完全恢复了平静。“只听听情况就行了吧。”

“你要认真听，然后汇报，就说我们尽力按他们的希望去做。”

“是。”

“这样一来没有血腥味了，对你合适了吧。”虽然这话带点讽刺味道，但片山还是诚挚地接受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森崎可能正在等你，快点去吧。”

“是！”

“是羽衣女子大学。”

日本“我知道”

“我知道了。”片山从椅子上站起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如果是女子大学，那学生都是女的吧？”

“我还从没听说过有男子去女子大学呢。”

片山的脸色又变得苍白了，就象经常变色的红绿灯。

“警视……我简直对付不了女人……我一到女人聚集的地方就头痛和发晕，马上就想吐，有时还出寻麻疹……”

片山看到三田村的脸色变得可怕起来，象是出现了“雷雨云”，于是就闭口不语了。

“是吗？那么给你看看女大学生被杀的现场照片吧？”

“不，不不，不用了！”

“那么你还去羽衣女子大学吗？”

“是，是的，我去！”

“嗯……我怎么去呢？”片山慌慌张张刚走了几步又站住了。

三田村表情急躁地瞪了他一眼，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把夹在里面的一张纸片递给片山。

“这是地址。你可以坐出租汽车去。”

“您能给我出租车费吗？”

“可以。”

好极了，这下我可以睡一会儿了。片山看着纸片走了两三步又停住脚。这怎么办呢？嗨，不知道也没关系……警官也是公职人员，肯定会有人大力协助我的。

“嗯……”片山又开了口。

“还有别的事吗？”三田村表情显出不耐烦地问。

“这个地址……”

“错了吗？”

“不，我是说学校的邮政编码是多少？”

“你可真麻烦！”雷神爷发火了！

“给我开到这儿。”片山一上出租车就把纸片递给司机，然后一副没事人的样子一屁股倒在座位上。那么我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就闭上了眼睛，可是出租车却动也不动。

“喂，还不开，这车？”

“你到那儿呀？”愁眉苦脸的司机把纸片递给他：“炸肉排大碗饭，350元，炸虾，400日元……有这样名字的地方吗？”

“啊，错了。是这个。”片山忙把记有羽衣女子大学地址的纸片递过去，要回了食堂餐券。如果没有它，到开工工资前，干饭就没着落了。

“是羽衣女子大学吗？……你是刑警？”

“是的。”

“你是去调查最近发生的女大学生被杀的案件吗？”

“就算是吧。”片山有点装腔作势地点点头。

“那儿可很远啊。”司机一边将车挤进车流里一边说：“乘公共汽车不是很好吗？这样太浪费。”

片山惊愕不已，还没容他开口司机又接着说：“这出租车费是警视厅的税款吧？”

“啊……可以这样说，但是……”

“希望您能爱惜地使用啊！”

片山有点愕然，“照你这么说，我不该乘出租汽车，是吗？”

“哪里，我只是想请您把剩余的税款还回去啊！”

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片山冥思苦想也不明白司机这是为什么。于是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呆呆地眺望着窗外，不和为什么此刻睡意也没有了。

光阴如梭，10月1日刚过，正午温暖的阳光照射在饭后正在散步的人们身上。

喂，我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成为普通的工资生活着呢？干警察这行明摆着既辛苦，工资又低。不，现在改行也不晚，想干我就能干……

片山太郎——这是个带有点时代色彩的名字，因为不是自己起的可以也没有办法。他的父亲被人们称为冷酷的刑警，在警视厅也是个有名的干将。有一次休班，当他正要抓住从路过的人家中突然跑出来的窃贼时被杀死了。那时片山刚满二十岁。由于母亲也早逝，片山只有和比自己小7岁的妹妹晴美一起生活。遵照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所以……父亲是否真想寄希望于儿子身上呢？父亲本来就有个毛病，说的与想的总不相符。他曾嘴上厉声告诫妹妹不许与男孩子说话，一旦真没有男孩子理晴美时，他又特意让片山跟在晴美后边。想直到听说晴美被男孩子们包围时才又重新显出放心的样子。

虽然父亲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可片山也许原本不成为警官的。但父亲临终前决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决不会说“儿呀，你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保育员啊。”

不过，片山之所以当了一名刑警是因为当时父亲的同事。警部的三田村同父亲有约在先“一定收下你的儿子”并认真地履行了父亲遗言的结果，如果片山本人说“不愿

意”或许也就算了，可片山是个孝子。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晴美21岁了。她从短期大学毕业，一直在一家大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完全是个大人了。

“不抓紧考虑考虑可不行啦……”

片山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一边思考着。晴美不能总这样照顾我，也许她会说出要去照顾另外的哪个家伙呢。要是那样，我每天的饭怎么办呢？说起饭，今晚吃什么呢？还吃昨天晚上炖剩下的吗？

虽说晴美烹饪技术不错，可要是一次做出几天的饭，每天晚上都吃同样的东西也够令人难对付的。今天吃炖的，明天还吃炖的吗？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车开进了学校。不一会出租汽车猛然减速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

“谢谢。”

片山象是带着一种内疚的心情付了钱，然后接过收据下了车。

由于是大学，他想大门的造型一定会很漂亮。可是周围却没有一处象是大门，从大街起，那完全被树丛夹杂着碎石路，就已经是羽衣女子大学的校园了。倘若没有那块写着学校名字的普通牌子，兴许他会越门而过呢。

学校四周是一片居民区，但却没有一点拥挤的感觉。好象到处是宽敞的庭院、高级的住宅。假如这里没有那些高高的建筑物遮挡就更好了。

片山走在碎石路上似乎有些兴致勃勃。可当他一看到

几个女大学生叽叽喳喳说笑着从对面走过来时，刚才那种兴致便一下荡然全无了。他低着头，可又担心会与对方相撞，就把头低到只能看到对方脚尖的程度往前走。女学生们的笑声近了，片山的心怦怦地几乎要跳出来了，仿佛是剑术高手交战前的僵持。在相错的一瞬间，她们的说笑声忽然停住了。一定是在看我呢！双方都静静地走了过去，渐渐拉开了距离。片山又听了背后姑娘们的笑声，一定是在嘲笑我呢，但也许是自己太多心了。

## 2

“让您久等了。”

文学部长的女秘书出现了，她同坐在走廊长椅上的片山打了声招呼。

“文学部长回来了，请。”

“不客气。”

秘书没有给片山一点儿恐怖感，虽说她确是个女人，可既不年轻又缺乏女性感，象是缠着一块粗布的原木戴着一副眼镜。

片山穿过放有秘书桌子上的小房间，正要推开写有“文学部长室”的里屋门，咦，怎么门右下方有一个约20公分见方的口子，不象是开的洞，倒象是装了合页开关的双动自止门。再回头看看，从走廊进来时的门也是一样，这会是什么把戏呢？片山有些思而不解。

片山走进文学部长室神情立时严肃了。宽敞的室内铺着深色的地毯，座落于中央的会客室似乎可以说带有点王朝的味道。靠墙两侧摆放着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其中



有一大排皮革封面的厚书，看上去决不会是漫画和周刊杂志。从套间那张沉甸甸和桃花心木的办公桌后面站起了一位与这房间的格调十分协调的绅士。

“我是文学部长森崎智雄。”

那个瘦高个绅士绕过桌子微笑着向片山走过来。他年龄大约有40多岁，身穿一件十分合体的西装，西装色调素雅，面料高级华贵，做工精细考究。

“您是从警视厅来的片山君吗？刚才接到了三田村君打来的电话。劳您大驾光临，实在是不敢当。请坐。”

“不客气。”片山感到有点慌乱，他坐到了安乐椅上。

“您吸雪茄烟吗？”森崎打开精美的香烟盒送到片山面前。

“不，不用了。”

“是吗，我也不吸烟，这是来客时用的。请您等一下。”森崎接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内线自动电话，“大岛君吗，请煮两杯咖啡来。”

片山有些惶恐不安，总觉得大概这个人把自己搞错了，以为是个多么重要的大人物才这样殷勤地接待。也许他并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刑警。

“今天请您来不为别事，我想您大概从三田村君那里也听说了，前天被杀的栗原由美子小姐是我校的三年级学生。她计划在11月的假期里去海外旅行，为了挣旅费，好象是出了一起卖淫的差错，对于学校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

“是这样。”

“不过，大学生已是成人了，对于她们在校外的一切